

## 伊斯兰改革集团对也门政治发展的影响\*

苏 瑛 黄民兴 孙慧敏

**内容提要** 伊斯兰改革集团源自穆斯林兄弟会在也门的早期活动，1990年正式成立。伴随着也门政党政治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兰改革集团选择以组建联合政府、参加选举的合法方式参与政治和影响政府决策，政治活动较为温和，属于也门主流的伊斯兰政党。该党领导层的分裂与碎片化，导致其内部缺乏统一的政治和行动策略，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从该党人员构成看，部落成员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它与部落关系密切。伊斯兰改革集团历经政权异见者、联合政府组建者，再到反对党派的身份转变。改革集团的政治活动推动了也门民主化进程，同时其“融入性”发展路径为也门众多政治伊斯兰政党和组织合法参政提供了现实路径。

**关键词** 政党政治 也门 伊斯兰改革集团 政治参与 民主化

**作者简介** 苏瑛，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石河子 832003）；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9）；孙慧敏，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69）。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行为方式，也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也门早期政党组织大多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中。南、北共和国时期分别通过也门社会党（YSP，以下简称“也社党”）和全国人民大会

---

\* 本文系新疆石河子大学高层次人才项目“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的也门部落社会研究”（RCSX20174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14ZDB0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写作和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党（GPC，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党”）初步实现了政党治理国家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也门政府在统一之初推行了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改革，短时间内该国出现了40多个新的党派，其政党政治进入活跃期，其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党之一是政治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改革集团（The Yemeni Congregation for Reform，也被称为“革新党”，阿语音译英文为“Islah”，以下简称“改革集团”）。本文拟结合也门政党政治演变的背景，梳理改革集团的政治参与过程和特征，进而分析该党在也门政治格局中的影响。

## 伊斯兰改革集团的发展历程

改革集团脱胎于也门穆斯林兄弟会，其发展历程既与自身制度与组织建设、政治整合密切相关，也离不开该国政治生态发展的大环境。

### （一）伊斯兰改革集团前身——穆斯林兄弟会（1940~1990年）

改革集团的前身源自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在也门的早期活动。1939~1940年，第一批也门留学生前往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和欧鲁姆之家（Dar al-Ulum）师范学院学习，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训导局领导人阿尔及利亚人法迪勒·瓦尔台拉尼（Fadil Alortlani）和艾哈迈德·法赫里（Ahmed Fakhri）成功地招募其中部分学生加入该组织。与此同时，一些埃及穆兄会成员也以教师身份在也门传播其思想。在开罗学习的学生之一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祖贝里（Mohammed Mahmoudal-Zuberi）回国后，积极为穆兄会在开罗发起的“劝善戒恶”项目在本地进行宣传。也门穆兄会此时的活动目标是结束伊玛目统治，并在伊斯兰教教义指导下进行社会改革。1946年，埃及穆兄会领袖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派遣法迪勒·瓦尔台拉尼来到也门，支持当时进步政治派别自由人运动，并在“1948年革命”<sup>①</sup>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革命”的失败导致伊玛目艾哈迈德（Imam Ahmad）严酷打压也门穆兄会的活动，并禁止当地民众加入穆兄会组织，导致也门穆兄会发展一度处于沉寂状态。总体看，也门穆兄会在1962年以前组织松散，影响力有限。

---

<sup>①</sup> 1948年2月也门发生了一场主要由萨那自由人运动领导人策划和推动的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政变，在萨那附近袭击外出视察返回的伊玛目车队，成功刺杀伊玛目叶海亚，建立以瓦齐尔为伊玛目的立宪政权，但新政权仅存在25天，就被王储艾哈迈德重新组织的军队和部落武装所镇压。

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也门国内左翼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迅速崛起，也门穆兄会在沉寂后重新进入活跃期，并开始向现代政治党派转变。1962 年，北也门共和国建立后，亚辛·阿卜杜拉·阿齐兹·库巴提（Yassin Abd al - Aziz Qubati）、阿卜杜勒·马吉德·赞达尼（Abdel Majid al - Zandani）和阿卜杜勒·马利克·曼苏尔（Abdul Malik Mansoor）等人在塔伊兹（Taiz）地区重振也门穆兄会，随后成立了以赞达尼为领导人的第一届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uncil）。也门穆兄会致力于将自身展现为一个寻求改革的现代政党而不是单纯的伊斯兰组织，将政治活动重心放在也门传统政治核心——西北高原地区的部落，并获得支持。1979 年，为了对抗北也门左翼组织“国民阵线”，也门穆兄会和保守派部落领导人成立非政治组织“伊斯兰阵线”（Islamic Front），得到 1978 年掌权的萨利赫政府的青睐。在这一时期，也门穆兄会基于现代政党的定位和之后建立的“伊斯兰阵线”，为随后改革集团的建立奠定了人员和组织基础。

## （二）伊斯兰改革集团的成立与政治活跃期（1990 ~ 1997 年）

1990 年，也门实现国家统一。作为早期政治活动的代表，也门穆兄会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制度，这与萨利赫政府推行的世俗统治相悖。由此，原“伊斯兰阵线”核心成员与部分极端保守派人士在 1990 年 9 月 13 日组建了“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改革集团前身的也门穆兄会和伊斯兰阵线都是相对松散的组织，因此改革集团成立之初即着手政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在萨那警察学院附近建立政党总部，以及分别负责经济、政治、社会、教育、信息、宗教、司法和妇女事务的 8 个独立机构。<sup>①</sup> 在短短几年中，改革集团在也门各地的地方办公机构就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同时在一些大城市也设立了办事处。政党内部组织建设效仿了其他中东国家穆兄会组织的结构，除了以上提到的 8 个管理结构以外，改革集团党内还成立了通过选举确定成员的执行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第一任秘书长是阿卜杜·瓦哈布·亚辛（Abd al - Wahab al - Anisi），党主席由哈希德部落联盟领导人阿卜杜拉·艾哈迈尔（Abdullah Al - Ahmar）大酋长担任。

改革集团先后于 1993 年和 1994 年内战后两次参与组建联合政府，1997

---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Faith in Moderation: Islamist Parties in Jordan and Yem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0.

年议会选举失败后成为在野党。也门统一后启动政治民主化改革，这为改革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发展空间。议会民主制初期，改革集团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参加议会选举并实现联合执政，使其力压也社党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政党。但在脆弱的议会制逐渐被萨利赫构建的威权政治所压制的政治环境下，改革集团也难逃被排斥出政府的命运。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是改革集团最有影响力的时期，从活动和斗争方式上看，该时期改革集团的主张较为温和，采取合法参政方式参与也门政治生活。

### （三）政党自身制度与组织建设的进一步强化（1997~2011年）

在经历短暂政治民主化之后，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大党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实现了独立组阁。1999年，萨利赫在也门举行的首次总统选举中高票当选总统，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总统共和制政治体制开始确立。萨利赫早在北也门共和国时期就曾禁止政党活动，认为政党是社会动乱的一个根源，主张“既不要东方的一党专制，也不要西方的多党制”。在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大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各在野的反对党并不能向西方国家政党那样发挥正常的政治监督与制约作用，而作为“忠诚的反对党”存在。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一直与萨利赫和全国人大党保持密切关系的改革集团。

在上述威权政治环境之下，改革集团基于从执政党到反对党身份的变化，着力改进党内组织结构、党员管理和日常运作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现代政党形象。其一，在党员资格方面，改革集团在其政治纲要中对党员资格、责任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对性别、年龄没有具体要求，党员以收入多寡交一定比例的会费，但费用最低仅为20里亚尔（约合0.12美元）。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存在因费用限制无法入党情况。改革集团的党员多是具有坚定伊斯兰信仰的保守派或者来自有影响力的部落成员，领导层大部分成员则以年轻人为主。由此，改革集团党员数量增长迅速，2003年的统计数据是有近80万党员。<sup>①</sup>其二，在组织机构方面，与也门其他党派相比，改革集团拥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在省级和地区都设有庞杂的下属机构。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划分为9个部以外，改革集团还设有规划决策和政策的研究中心。政治局每年召开规划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sup>①</sup> Ahmed A. Hezam AL-Yemeni, *The Dynamic of Democratisation - Political Parties in Yemen*, Friedrich - Ebert - Stiftung, 2003, p. 48.

党内各级领导者都由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大会逐级选举产生，议席分配根据每个地区注册会员的数量来确定。其三，在纪律管理方面，改革集团内部设有由纪律和制裁部长负责的司法机构，其职责是处理道德违规、对领导层的投诉和实施纪律程序。对党员最严厉的处罚是开除出党。改革集团在各个省也设有司法机构，处理地方事宜并可上诉到中央机构。

在这一时期，改革集团成为也门国内第一大反对党，除了积极参加国内各级议会选举保持政治参与实践，还改变策略选择与各反对党联合以保持政治影响力。2009 年 4 月，改革集团联合其他反对党一致抵制议会选举，迫使萨利赫当局将议会选举推迟至 2011 年，又恰逢也门爆发反政府“街头革命”，该党便直接参与其中。

#### （四）也门政治转型的积极参与（2011 年以来）

2000 年以后，也门政党政治的多元竞争与合作体制格局初现端倪，威权主义传统面临危机。随着反对党派力量的增强和国内青年群体的活跃，要求萨利赫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萨利赫总统仍选择独揽大权，甚至有意让其子继任总统，漠视和打压民众要求民主化改革的诉求，终于在 2011 年民众运动的冲击中黯然下台。当选的哈迪总统努力联合全国各派力量进行国家政治重建，改革集团通过加强与各党派联盟、引导过渡期政治安排等措施，巩固其在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2012 年也门迎来政党政治民主化的高潮，但这一进程很快被 2015 年 3 月胡塞武装的武力夺权所打断。随着胡塞武装组织的崛起，也门内战陷入胶着状态，改革集团在发表支持哈迪政府的声明后目前其政治议程尚不明确，如何协调党内分歧、统一策略以在各方政治势力博弈中获益，在未来也门政治生态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是改革集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纵观改革集团的发展历程，其经历了从政权异见者、联合政府组建者，再到反对党派的身份转变，始终以积极的强政治参与姿态活跃于也门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着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其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

## 伊斯兰改革集团的特征

从早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到现代政党的建立，改革集团自成立历经近 30 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 （一）改革集团属于也门主流的伊斯兰政党

相比中东许多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改革集团政治活动较为温和，选择以组建联合政府、参加选举的合法方式参与政治和影响政府决策，是也门政府承认的主流政党之一。

第一，由伊斯兰原则主导其思想信条。作为体制内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主要代表组织<sup>①</sup>，改革集团明确提出其政治纲领是：“在伊斯兰教义基础上为各领域的社会改革而努力，并运用所有合法手段以实现目标”<sup>②</sup>。在承认也门现行国家制度和宪法精神下，改革集团坚持在复兴伊斯兰文化伦理的基础上以伊斯兰原则建设国家，其主要思想信条有：伊斯兰教是基本信仰，沙里亚法统领成员生活方式；《古兰经》和圣训是所有合法统治的基石；基于伊斯兰信条的民主是一种统治的方式，拒绝任何形式的暴政和专政，强调保证公正；穆斯林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生活，都需置于安拉的注视之下；也门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改革集团尽管时常涉及伊斯兰相关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在选举宣传中强调国家统一，对民主的解释为“通过投票箱和平交接权力”<sup>③</sup>。由此可见，虽然改革集团成立初期反对统一，抵制宪法，并要求毫无保留地实施沙里亚法，但是改革集团随后明确该党自身定位——现代政治党派，且承认和遵循也门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由此它在也门政治力量中被视作改革派宗教政党的代表，而不是旨在推行保守信条的伊斯兰运动。

第二，主张在体制内开展政治活动。改革集团的政治活动纲要涉及该党派在个人、家庭、社会、教育、文化和经济等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其核心要义包括：其一，以伊斯兰精神原则为基础，致力于提高民众、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水平；以保护传统家庭结构的方式，保持民众的基本道德和社会凝聚力。其二，确保沙里亚法成为国家法律的基础，即国家所有起草的法律都应该符合沙里亚法原则；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在沙里亚法共识基础上，保证政治多元化；确保政治公平、公正。其三，保证经济自由化，尊重私人企业并且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努力实现也门经济的独立发展，等等。<sup>④</sup> 据此，改革

---

<sup>①</sup> 参见苏瑛：《政治伊斯兰与也门民族国家重构》，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20页。

<sup>②</sup> Ahmed A. Hezam AL - Yemeni, op. cit., p. 45.

<sup>③</sup> Ibid., p. 47.

<sup>④</sup> Ibid., p. 48.

集团主要是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开展各种社会、文化、政治活动，希望通过政治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以渐进的方式使国家政治进程朝着有利于其政治目标的方向演进。

## （二）党内领导层分裂，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

如前所述，目前改革集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但党内领导机构和政治理念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作为全国第二大党的政治影响力，其内部碎片化主要表现在领导层的分裂，从而导致改革集团缺乏统一的政治和行动策略。

改革集团领导层主要有三股力量：即来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穆兄会的知识分子温和派（也称改革派），以也门穆兄会领袖和改革集团秘书长的亚都米（Muhammad al - Yadumi）为代表；传统部落酋长势力，其代表人物则非哈希德部落联盟艾哈迈尔大酋长莫属；以赞达尼为代表的激进派（也称保守派）。此外，领导人亚辛则是联合部落势力、改革派和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上述 3 个派别政治活动手段不同，改革派主张更为温和，强调以合法手段扩大政治影响力；激进派的主张则与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接近，由于赞达尼长期在沙特生活受萨拉菲思想影响，他主张在社会生活领域全面推行伊斯兰原则，反对来自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理念，倾向将改革集团定义为反对党；部落势力则与萨利赫和执政党关系密切，对参与反对党联盟并不热心。总之，改革集团拥有许多著名和强有力的领导人，但是党内没有围绕一个人或者一支力量的核心领导，通常通过借助团队合作协调彼此立场和利益。

尽管存在 3 个不同派别，但基于地区、部落归属和宗教身份而构成的改革集团领导层仍旧相对稳定。通观改革集团的发展历程，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和党员的身份，我们可以发现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政治诉求的温和派占据主流。早期激进人物赞达尼通过管理教育部门发挥影响力。1979 年，领导也门穆兄会长达十年的赞达尼在一次内部政变后离开也门，前往沙特，这也被普遍认为是也门穆兄会温和派的胜利。<sup>①</sup> 此外，代表也门传统政治中心的西北高原部落领导人长期主导着改革集团最高领导层，他们关注改革集团与执政党和萨利赫政府的关系，并不干涉党内政策和纲要的制定。该党主流温和派控制着党内关键活动和决策部门，其一些成员还是党内官方媒体的编辑和记者，这

---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op. cit.*, p. 70.

使得温和派可以对党内政策发展和理念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激进派则因为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伊斯兰运动有联系，对改革集团的对外政策则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与温和派和部落势力相比，激进派在改革集团内部的影响力有限。

### （三）政治立场摇摆不定

改革集团虽是也门第二大党，但党内领导机构和政治理念的碎片化使其在也门政治舞台上缺乏明确的政治立场，使其政治影响力有限，并没有在始自 2011 年的也门危机中成为担负国家重建的支柱型政治力量。

第一，改革集团成立之初即成为萨利赫政府对抗左翼政党的平衡力量。如前所述，1990 年成立的改革集团能迅速崛起并两次参与组建联合政府，除了其背后部落势力的支持，很大原因是改革集团强烈反对也社党世俗化主张的态度使其成为萨利赫政府排挤也社党的重要盟友。1994 年，改革集团成功地将也社党排除出政府后，它与全国人大党关系紧张，两党在国家建设理念上渐行渐远。作为一个伊斯兰政党，它与也门人口近一半的裁德派政治力量关系紧张，没有提出全面的经济纲领，内部运作也缺乏民主和透明度，最终在 1997 年议会选举中失败，成为在野党。

第二，改革集团成为在野党后，长期在也门政治生活中拥有双重身份。改革集团既是萨利赫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又是国内最大的反对党派。例如，在 1999 年也门首次总统选举中，改革集团支持萨利赫。在 2006 年总统选举中，属于反对党联盟的改革集团继续选择支持萨利赫；而同时又在当年地方议会选举中与执政党全国人大党存在激烈的竞争。这种双重性行为给该党整体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改革集团党主席艾哈迈尔大酋长与萨利赫关系密切，自 1990 年也门统一后就一直担任也门议会议长之职，因此当改革集团以反对党身份批评政府的腐败和特权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艾哈迈尔家族与萨利赫的政治联盟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也门最大的反对党，改革集团在联席会议党中并没有发挥团结各反对党派的核心作用，其摇摆不定的立场直接分化和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总之，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对改革集团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疏远政府，会失去政治利益和部落支持；与政府太过亲密，则丧失作为反对党的话语权。

第三，在也门乱局中立场摇摆不定。2011 年以来，也门乱局的持续表明改革集团所处的政治环境已发生剧变。在萨利赫时代，改革集团作为主要的反对派是许多选民除执政党外的无奈选择。当时，民众选择改革集团，在很



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执政党长期垄断的反感。在哈迪政府政治重建和当前也门乱局中，“犹豫不决”仍是改革集团留给民众的印象：没有与全国人大党彻底决裂；在与 2014 年与胡塞武装激烈对抗的同时，又与对方进行高层会面；刚刚表示支持沙特“决战风暴”，之后又宣布与胡塞武装展开对话。面对当前也门内战僵局，改革集团摇摆的立场表明：改革集团立场力图避免遭受重大打击，保存政党实力，从而成为战后最大的受益者。

#### （四）与也门传统部落势力关系密切

改革集团成员通常被认为由穆斯林和部落成员两大部分人员构成，还有少量商界领袖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在也门，部落酋长通常是宗教首领，而许多伊斯兰主义者本身就是部落成员，这也表明改革集团的社会基础来自也门社会最强大的社会组织——部落。例如，前文一再提及的改革集团最重要的成员艾哈迈尔议长，他还是也门最大部落联盟哈希德部落的大酋长（萨利赫总统来自哈希德内部一个名为萨汗的小部落），艾哈迈尔大酋长从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一直是共和国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此外，改革集团另一位领导人纳吉·阿齐兹·沙伊夫（Naji al - Aziz al - Shaif）是也门第二大部落联盟巴基勒（Bakil）的首领。部落领袖一般不直接参与党内运作和管理事务，但可通过党内领导身份而影响改革集团在重大议题上的官方政策。

作为也门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政党，伊斯兰改革集团既有一般伊斯兰政党以伊斯兰原则建设国家的政治诉求，又区别于极端伊斯兰组织。它主张合法参政，从而成为也门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这一方面得益于成立初期穆兄会骨干成员选择与传统部落势力联合的务实开放的政治定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党内主流改革派试图整合伊斯兰文化与现代民主理念的尝试。与此同时，改革集团的发展也受制于其党内保守派的激进观点和部落势力的强大，上述特征决定了改革集团在政治参与中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 政党政治背景下伊斯兰改革集团的政治参与及影响

从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后期至现代的也门共和国，也门历史上曾出现过几十个政党，至今仍活跃在也门政治舞台上的政党主要有：全国人民大会党、也门社会党、伊斯兰改革集团、真理党、也门人联盟、也门统一集团、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等，其中全国人民大会党自也门统一后一直是执政党，也门社

会党和伊斯兰改革集团都曾经参与组建联合政府。随着也门社会党受到排挤，伊斯兰改革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上升，它对也门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仅次于全国人民大会党。

### （一）也门政党政治的兴起与发展

也门的现代政党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是自 20 世纪 40 年代北也门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运动兴起和南也门英国殖民统治后也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推翻伊玛目神权统治和实现民族独立是新生政治力量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也决定了早期政党政治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色彩。

也门国内最早的政党出现在 20 世纪 40 年代，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也门现代历史上扮演者至关重要的作用。活跃于穆塔瓦基利亚王国的主张进行宪政改革的自由人运动领导人，在 40 年代先后建立了多个政党组织。在英国殖民统治的也门南部，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了一些政党或党派。也门早期的政党多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要求民族独立和解放，但总体缺乏完备的组织和统一的理念，因此不具备现代政治党派特征，更似一场以传播现代思想、要求变革的社会运动。

20 世纪 60 年代，北也门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玛目统治建立共和国、南也门赶走英国殖民者实现民族独立后，南、北也门先后确立民主共和政体并宣布实行多党制，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体系随着全国人大党和也门社会党等世俗政党的建立而出现，但军人主政和民主运行的虚化使得政党政治徒有虚名，民众政治参与相当有限。尽管政府宣布实行多党制，但初期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政党制度。在北部，1982 年建立的全国人民大会党逐渐成为北也门唯一合法的、大权独揽的执政党。各反对党或左派组织<sup>①</sup>则创建全国民主阵线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1982 年，政府和部落联合武装力量瓦解全国民主阵线后，反对党派又组建也门人民联合党 (the Yemenni Popular Unity Party, YPUP)。在南部，1978 年，也门社会党成立后，南也门共和国逐渐确立党政合一体制，对其他政党进行严格限制和打压。尽管如此，南、北也门时期全国人大党和也社党的相继建立也意味着也门出现了现代意义上最初的

---

<sup>①</sup> 这些左派组织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ANM) 北也门分支、先锋党 (*Vanguard Party*) 和阿拉伯复兴党亲叙利亚分支、也门抵抗者组织 (*The Organization of Yemeni Resister*) 等。

政党体系。1990 年，也门统一后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开启了议会政党的政治实践。2011 年，也门民众革命后进入政治过渡时期，民众政治运动高潮，给政党政治发展带来新契机。

## （二）伊斯兰改革集团的政治参与

改革集团基于温和的、改革的伊斯兰政党组织基本特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参与程度依情势变化，对也门政治发展的影响亦有所不同。

20 世纪 60 年代，与早期作为政权异见者不同，重新活跃的也门穆兄会选择以较为温和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活动。1982 年，“伊斯兰阵线”派代表出席了全国人大党第一次会议，并参与了《民族宪章》的起草工作。1988 年 7 月，在北也门举行的第一次“协商议会”选举中，也门穆兄会是唯一处于体制框架之外能够公开活动并拥有极大自由的政党组织。然而，也门穆兄会仅获得 301 个席位中的 25 个，这导致穆兄会在也门统一后与部落领导人联合组建了新的政党。此外，也门穆兄会还司职管理教育部门要员，扩大其影响力。1967 年，也门穆兄会领导人之一的阿卜杜·马利克·塔伊卜（Abd al - Malik al - Tayyib）被任命为北也门共和国教育部长；70 年代，赞达尼负责北也门共和国的宗教教育。1967 ~ 1987 年，也门具有穆兄会背景的宗教机构数量高达 755 所，拥有 3 930 位教师和 100 315 名学生。<sup>①</sup>

1990 年，也门实现国家统一后进入 30 个月的过渡时期，执政党将推行国家政治民主化改革作为国家复兴的重要发展战略。也门在保障公民政治自由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实行多党制、宪政选举和议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为政党和公民参政提供了机会。政治民主化改革使也门政党政治迎来活跃期，至 1992 年，也门注册登记的政党达到 46 个，并且至少有 22 个政党在 1993 年统一后首次国家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这一时期，也门主要议会党派有：全国人大党、改革集团、也社党、阿拉伯复兴党、真理党和纳赛尔主义统一组织等。其中，改革集团在政坛较为活跃，主要表现在：其一，政治活动频繁。改革集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和专题讨论会，扩大其公共活动的空间和增加政治影响力。会议主题既有当时热点问题，如宪法修正案，也涉及党务。也门统一之初，这类会议形式在全国迅速普及，各党派就广泛关注的焦

---

<sup>①</sup> Abdulmalik Mohammad Abdullah Eissa, "Islamist Political Movements in Yemen", <http://dx.doi.org/10.1080/17550912.2013.763606>, 2014 -03 -01.

点议题经常举办会议。1992年12月27~30日,改革集团在萨那组织召开“和平与统一大会”,主要口号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取代宪法和世俗法律”。<sup>①</sup>在这次大会上,聆听艾哈迈尔大酋长演讲的听众超过4000人。改革集团此类大规模的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该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于1994年9月20~22日在萨那召开,大会选举出党的领导核心:艾哈迈尔大酋长当选为党主席和15人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辛·阿卜杜·阿齐兹·库巴提(Yasin Abd al - Aziz al - Qubati)当选为副主席;赞达尼任咨询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将也门穆兄会出版的周刊《觉醒》(Al - Sahwah)作为党刊。1996年9月和11月,改革集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发布了一份关于会议过程和该党对地区和国际事务基本观点的声明。这次会议对媒体完全开放,媒体对会议议程和声明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报道,改革集团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其二,参加也门议会选举,并参与组建联合政府。由于统一前“伊斯兰阵线”部分骨干成员以全国人大党党员身份进入北也门政府议会中,所以改革集团在国家统一后的议会中拥有不少席位。在1993年议会选举中,改革集团获得301个总席位中的62席,仅次于获得123席的全国人民大会党。改革集团主席艾哈迈尔大酋长以223票当选议长。在随后由全国人大党、改革集团、也门社会主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中,改革集团党员分别担任司法、地方管理、卫生、宗教事务、贸易等部的部长和副总理职位。<sup>②</sup>同年10月,在也门成立的五人总统委员会中,改革集团领导人之一赞达尼位列其中。1994年夏,也门内战结束后,来自南部的也社党沦为在野党,改革集团与全国人大党两党联合执政。加尼(Ghani)政府中改革集团成员继续担任着贸易、司法、教育、宗教事务、水电和渔业等部长之职,其中亚辛成为第一副总理。

也门统一之初,全国人大党与改革集团的亲密关系更多是出于对抗也社党的需要。1994年,也社党被排除出政府后,改革集团与全国人大党在统一教育体制、妇女政治权利和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等多个方面发生分歧。自1995年开始,改革集团成员的部长职位很快被全国人大党成员所取代。到1996年,改革集团在内阁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鉴于此,改革集团尤为关注1997年议会选举,其党刊《觉醒》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全国人大党的文章和评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op. cit.*, p. 91.

<sup>②</sup> *Ibid.*, p. 103.

论。然而，在 1997 年 4 月议会选举中，改革集团只获得 53 席，而全国人大党获得独立组阁的 187 个席位（超过半数）。虽然艾哈迈尔大酋长继任议会下院议长，但新政府中没有改革集团成员任职。为了安抚改革集团，1997 年 5 月萨利赫成立咨询委员会，给予改革集团 10 个席位，其中 3 位来自前内阁成员。但改革集团选举失败，沦为在野党已成事实。

随着萨利赫威权统治的确立，也门政府开始严格限制政党活动和政治参与。1995 年，政府颁布《政党组织法》规定：政党组织的各级机构均应设在国内；其在全国多数省份内的成员不得少于 2 500 人，各党应坚持统一和拥护宪法，坚持也门人民的信仰和民族传统。该法还要求所有政党组织均应向政党事务委员会递交登记申请材料，经批准后才能成为合法政党。由此，在 1997 年议会选举前夕，也门近 50 个政党中，只有 15 个政党获得了合法地位。新政党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反对党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于全国人大党而不利于其他党的竞选规则和政治环境。1998 年，改革集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艾哈迈尔连选连任党主席。2001 年，也门举行首次地方委员会（Local Authority Councils）选举，改革集团重整旗鼓，开始以反对党的身份参加竞选活动且在选举中表现不俗。改革集团作为在野党，并不具备资金和政治优势，在 2003 年国家议会选举中所获席位进一步减少到 46 席，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扩大到 225 席。尽管改革集团努力活动以获得民众支持，但从 2000 年以后其支持率下滑明显，主要体现在 2006 年地方委员会选举结果中。2006 年 21 个省级地方委员会选举中，改革集团只获得 7.16% 选票（全国人大党获得 84.62%）；333 个区级地方委员会选中改革集团获得 12.07%（全国人大党获得 76.32%）。<sup>①</sup>

在参加各级议会选举的同时，改革集团既未与执政党完全决裂，又联合各反对党以保持政治影响力。一方面，在 1999 年总统选举中，改革集团并没有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而是选择支持全国人大党萨利赫为总统候选人。同年 8 月，全国人大党与改革集团联合使议会通过了延长总统期限和无需公投即可修改宪法的决议案。2000 年初，萨利赫总统在强调两党战略联盟的讲话中再次言及两党关系：“我们早在 1990 年之前就处于全国人大党之下。从那时起，

---

<sup>①</sup> April Longley, “The High Water Mark of Islamist Politics? The Case of Yeme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1, No. 2, Spring 2007, p. 254.

国家根据宪法和法律实施多党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党和其他党派，包括改革集团的分裂。”<sup>①</sup> 另一方面，改革集团转向联合各反对党。早在1997年议会选举时，改革集团开始与也社党等反对党接近，协调政策。1996年8月，改革集团与反对党联合组织“反对党最高协调委员会”（The Supreme Coordination Council of the Opposition，简称“高协委”）就全国人大党操纵选举等议题举行会谈。8月27日，双方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共同关注也门未来的民主发展方向”。同年10月，改革集团咨询委员会成员阿拉维（Muhammad Alawi）与高协委代表会谈时表示，“与其他党派缺乏对话是重大错误，改革集团当前将迈出历史性的一步——与其他党派开展对话。”<sup>②</sup> 2002年12月28日，改革集团邀请也社党副秘书长参加该表代表大会，为2003年4月开始的议会选举寻求建立两党同盟关系。2005年，面对萨利赫威权统治进一步巩固的形势，改革集团与也社党联合其他反对党成立联席会议党（The Joining Meeting Party）<sup>③</sup>，并以联席会议党成员身份进行2006年总统和地方委员会选举的竞选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改革集团是联席会议党的核心力量，但其内部各政党之间分歧严重和组织协调不力也限制了该组织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大权独揽的制约作用。综上，在1997至2011年间，执政党全国人大党一党独大，其他政党则是有限参与政治。改革集团一直在与执政党合作和联合反对党中摇摆不定，其游移不定的立场限制了其政治影响力。

萨利赫当政时期，他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强有力整合行为保持了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有限发展，由此带来国内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变动，其中尤以青年群体的崛起和活跃最为引人注目。2011年，当突尼斯、埃及青年走上街头示威并成功使政权更迭后，也门也出现了街头政治，改革集团迅速成为反对派阵营的中坚力量。2011年1月，也门青年率先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后，改革集团经过短暂的犹豫决定利用时机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它组织成立了“公共论坛”（Common Meeting），广泛联合其他力量（包括萨利赫阵营中的叛离力量、广场革命中的青年和妇女力量、南部政治力

---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The Islah Party in Yemen: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alition Building in a Transitional Polity”, Indiana University, 2004, p. 235.

<sup>②</sup> Jillian Schwedler, *Faith in Moderation: Islamist Parties in Jordan and Yemen*, p. 114.

<sup>③</sup> 联席会议党由5个反对党联合而成，主要有：伊斯兰改革集团、也门社会党、也门人民力量联盟、真理党和纳赛尔主义党。

量等), 还利用在反对派联合的联席会议党中的核心地位, 很快成为反对派阵营中的中坚力量, 并组织参与了一些大城市的抗议活动。2011 年 3 月 29 日, 萨利赫同改革集团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亚都米会谈时提出, 他可以立即将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 但总统一职必须留任至总统选举举行之时。这一提议遭到了反对派拒绝。30 日, 作为也门最大的反对党改革集团重要成员的哈密德, 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萨利赫在也门已没有任何前途, 出于个人安全考虑, 他也应立即辞职。如果现在辞职, 他还能留下一点尊严。”<sup>①</sup> 哈密德同时警告, 反对派将发起更大的示威, 促使萨利赫辞职。2011 年, 改革集团青年领袖、组织发动了多场示威抗议活动的塔瓦库勒·卡曼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 这进一步增加了改革集团在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力。除了积极参与政治运动, 改革集团还提出将原有地区单一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 改变原来有利于执政党的选举制度。尽管改革集团成员积极参与其中, 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抗议者却喊出“不要政党主义, 不要政党, 我们的革命是青年的革命!”的口号, 他们反对改革集团领导人之一赞达尼提出的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 也反对其中部落趁机谋求国家权力的行为。改革集团在民众革命中始终缺乏坚定的立场, 要求萨利赫下台, 但倾向于进行议会选举, 以保留改革集团在国家机构中有影响力的职位。

2012 年 2 月, 根据海合会调解协议, 也门顺利举行了总统选举, 改革集团表示支持新当选总统哈迪, 积极参与哈迪新政府的组建。哈迪总统宣布由总理巴桑杜和 34 名部长组成的新联合政府成立。在新政府中, 也门执政党与反对党联盟各占 17 个席位, 反对党联盟掌管内政部、财政部、国际计划和合作部等, 其中改革集团主管内务部、教育部、司法部和规划与合作部。因此, 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改革集团是哈迪过渡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随着 2014 年 9 月属于什叶派栽德派的胡塞武装武装进入首都萨那, 掀起新一轮武装冲突, 改革集团和亲改革集团的第一装甲师成为胡塞武装的主要攻击目标。

事实上, 早在 2011 年也门政治动荡之初, 改革集团与胡塞武装就曾爆发数次摩擦。2014 年双方在萨那、阿姆兰、哈贾等地爆发多次武装冲突, 导致改革集团核心人物哈希德部落大酋长阿卜杜拉·艾哈迈尔住所被炸毁, 并造成人员

---

<sup>①</sup> 张梦旭:《也门首府: 支持者和反对派将分别发起大游行》, 载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290636.html>, 2017-06-29。

伤亡。两者的冲突不仅是涉及教派冲突，更是政治斗争，加剧了也门政治危机，还增加了大规模教派冲突的危险。受此冲击，2014年10月哈迪政府宣布的新内阁36名成员中，只有4名来自改革集团，主要掌管电力、工业贸易、技术教育和渔业部门。至此，原本在过渡政府中与全国人大党能平起平坐的改革集团遭遇重大挫折。2015年1月，胡塞武装全面夺权，两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抗活动愈演愈烈。胡塞武装摧毁了改革集团在萨那的办公场所，并抢劫其主要负责人的住宅。改革集团主导的联席会议党拒绝了胡塞武装主导下的各党派政治和谈主张。3月26日，沙特阿拉伯率领十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代号为“决战风暴”的军事行动，对此，改革集团沉默一周后宣布支持“决战风暴”行动。但改革集团在行动上并没有直接参与胡塞武装对抗。面对前总统萨利赫与胡塞武装的结盟，改革集团选择支持哈迪政府，哈迪政府还与其联手，协调该组织战斗人员接受来自沙特联军的培训。2015年6月，改革集团领导人萨拉赫·巴蒂斯（Salah Batis）接受半岛电视台《阿拉伯时事》采访，表达了改革集团对当前也门危机的态度：“改革集团以维护也门国家安全与利益为首要目标，奉行以合作为基础的政策，将一直以谦让、辅助的姿态，参与也门国家建设和政府的组建”。<sup>①</sup>

在当前也门混乱的政党格局中，改革集团与全国人大党尽管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伊斯兰宗教政党，能否消除宗教保守观念且与较为世俗化的也门社会党实现真正联合，以壮大反对党力量，仍是改革集团面临的选择。尽管前景不明，但改革集团在也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政治参与实践也深刻影响着也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 （三）伊斯兰改革集团的政治影响力

纵观也门政党政治的发展史，其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取得较大进展。不可否认的是，2011年以来的也门政治动荡也显露出该国政治治理水平总体低下的状况，以及政党政治非制度性和民主化运作程度低等根本问题。伊斯兰改革集团从早期穆兄会时期的政权异见者到合法参政，从联合政府组建到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这大致反映出也门政党政治的历史演进，也体现出该政党对也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

<sup>①</sup>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访谈节目“阿拉伯时事”，本期节目的专题叫作“改革党及其对也门危机的态度”，<http://www.aljazeera.net/programs/arab-present-situation/2015/6/24>，2017-07-29。



第一，推进了也门政治民主化进程。也门政治体制从封建王朝、殖民统治到共和国，从有限政治民主化到威权政治，再到当下政治治理的失序，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已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宣称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民主和自由成为民众的基本诉求。萨利赫虽然抵制推进民主化变革，民主化进程缓慢，但毕竟在也门当代政治发展中，建立了一个基本且重要的民主机制，即在其压制性结构的政权内部留下了以多党政治为基础的议会选举。尽管全国人大党大权独揽，但毕竟出现了强大的反对党派和组织，并通过议会选举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其一，改革集团的理念中接纳了民主观念。成立于国家政治民主化改革时期的伊斯兰改革集团，在其党章、党刊和宣传手册中不止一次提到民主观念。在党内基本信条的相关表述中明确指出：“在伊斯兰教义下推行民主，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和独裁”。1991年，也门举行全民公投时，改革集团发言人法里斯·萨卡夫（Faris Saqqaf）表示：改革集团承认也门的民主是基于国家统治之上的秩序、法律和公平。但改革集团的民主观念有其作为宗教政党的有限性，如何摒除激进思想，有效整合现代政党理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sup>①</sup>

其二，改革集团的政治参与推动了也门政治民主化进程。伊斯兰政党改革集团的建立丰富了政党形式。伴随着1990年也门政治自由化与多元化社会思潮，也门各政治派别组织、各部落都踊跃参加政治活动：“各部落和主要城市出现人数达10万人的集会活动，这是也门统一后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发展。对此，政府不得不采取政治手段……规范选举制度，尊重民众的政治权力”。<sup>②</sup>也门统一后过渡时期的国家议会由南、北方议会全体成员及总统委员会任命的31名代表组成，过渡议会享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1993年统一后国家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全国被划分为301个选区，每个选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一名议会议员，国家议会拥有301个议席。1996年政府颁布新选举法，对议员候选人的条件做出了两点修改：一是将候选人应遵守宗教礼仪的规定改为应履行宗教义务；二是以政党名义参加竞选的人员须得到其所属政党最高领导人的批准。2001年2月20日，新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也门创立一个两院制议会，即协商会议（111个议席，由总统任命）和全国人民议会（301席，经选举选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op. cit.*, p. 179.

<sup>②</sup> *Ibid.*, p. 211.

出)；各政党确定各自在不同选区的候选人，个人亦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新宪法确立了以执政党全国人大党为中心，以协商会议辅助总统行使职权的核心政治结构。改革集团除了在1993年议会选举中与全国人大党组成联合政府外，还参加了1997年和2003年也门议会选举，并获得仅次于执政党的席位，2006年参加也门地方议会选举。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集团的活动只是相对推动了也门政治民主化进程，萨利赫威权统治时期也门民主化进程处于“有限”的发展阶段。民主的发展体现为也门统一后国家政党数量的增加以及民众享有一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民主的“有限”性则体现为“一党独大、多党林立”。从也门进行的3次议会选举的结果看，反对党在与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党的竞争中屡屡失败，一党独大的局面自1997年以来长期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也门多党政治提出了挑战。

第二，“融入-温和化”(Inclusion-Moderation)活动方式为伊斯兰政党合法参政提供了现实路径选择。“融入-温和化”模式是当前研究中东宗教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一种全新理论，主要指政治伊斯兰被纳入政治进程后，受到现实政治的约束，以及军队等世俗力量的制衡，变得务实、温和，成为与世俗政党相似的政治力量。<sup>①</sup>

作为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重要代表，穆兄会成员与也门最有实力的哈希德部落联盟合作成立政党——改革集团。尽管其内部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争，但与其他政治伊斯兰组织相比，改革集团始终选择以“融入”姿态参与政治活动，并基本实现与政府关系的良性互动：1993~1997年直接参与组建联合政府。1993年也门第一次议会选举后，改革集团领导人赞达尼成为五人总统委员会成员之一，同时改革集团主席艾哈迈尔成为议会议长；1994年，改革集团党员占据着司法、教育、贸易和宗教事务部长之职。1997年以来，尽管改革集团成为反对党，但其成员仍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方式进入国家政府机构中。就“融入-温和”语意而言，其最重要的部分是：融入可能会减少激进主义，把革命变为改革，而不是将温和变为保守。纵观改革集团的发展历程，积极融入确实使其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和资源。但不可忽视的是，鉴于党内激进派赞达尼所拥有的影响力及其坚决反对民主和世俗化的态度，党内哈希德部落艾哈迈尔家族更多地考虑部落利益而不是政党权益，都制约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op. cit.*, p. 23.

着改革集团的温和化发展趋势。尽管如此，改革集团一方面采用民主、合法选举的融入策略，表达其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改革集团党内温和派长期占主导地位，有助于该伊斯兰政党从封闭保守向务实开放转化，这也为也门众多政治伊斯兰政党和组织合法参政提供了可选择的现实路径。

## 结 语

改革集团的发展历程折射出也门政党政治所经历的曲折与脆弱的历史过程，同时反映了也门在构建一个成熟政党制度方面尚缺乏稳固的制度性基础。实际上，也门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在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也门政党政治经历了制度初立、活跃期到威权政治下的有限发展，正契合了国家现代制度构建中传统与现代相糅杂的专制型民主发展道路。政治民主化内涵的缺失、政党体系的不稳定性、政党选举制度化的不完善，都意味着现代也门民主政治要实现内容上的实质性转变仍然任重而道远。

改革集团建立后，能迅速与北、南也门执政党全国人大党和也社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的经历，体现了也门统一初期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作为伊斯兰政党，改革集团以议会选举的合法方式参政议政，表达政治诉求则体现了也门长期威权政治下存在有限政治多元化的可能。其政党发展历程和政治参与经历，折射出也门各政治力量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努力，其对现代民主的态度反映出伊斯兰力量整合伊斯兰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的尝试。不可忽视的是，改革集团政党内部碎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使其多次错失成为也门主导型政党的机会。

放眼整个中东地区，近年，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以全新面貌登上了中东政治舞台。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和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等伊斯兰政党先后在大选中获胜，伊斯兰政党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各国政权的主导者或参加者。在也门，传统伊斯兰政党改革集团不仅是迫使萨利赫下台的反对派阵营中的核心力量，还是哈迪过渡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胡塞武装组织的强势崛起打断了改革集团在也门政治舞台中的上升势头，如今也门政治危机持续，各派势力相持不下，同时国内民众政治运动表现活跃，除了传统几大政党外，民间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南方分离主义势力甚至伊斯

兰极端组织都处于激烈博弈中，而民众政治运动的高涨则意味着其国内政党政治格局面临重新洗牌。面对政局危机，改革集团凭借其部落背景、合法参政方式和较为包容的政治态度，仍将会成为未来也门民主化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未来，作为体制内具有代表性的伊斯兰政党，改革集团如何克服内部各派分歧，将伊斯兰政治传统与现代政治制度相调和，协调各派力量开启也门政治重建，是改革集团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 The Influence of Yemeni Congregation for Reform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Yemen

*Su Ying & Huang Minxing & Sun Huimin*

**Abstract:** The Yemeni Congregation for Reform originated from the early activities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Yeme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90.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in Yemen, the Yemeni Congregation for Reform chooses legitimate ways, which include establishing a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taking part in election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influence government decision – making. The Yemeni Congregation for Reform has more moder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belongs to mainstream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Owing to intra – party fragmentation, there is a lack of a unified political strategy and the political position wavers.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arty members, tribal members are an important part,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part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tribe. The Yemeni Congregation for Reform undergo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dissident of regime to political participant and the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It has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Yemen, and its “Inclusion” path has provided a realistic path for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many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Yemen.

**Key Words:** Party Politics; Yemen; The Yemeni Congregation for Refor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mocratization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安春英)